

[illegible]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毛泽东

邓拓在一次会议上，极力美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并为其观点辩护。他说，不能说赫鲁晓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点不懂”；他污蔑我们党批判修正主义的“和平过渡”，是不从实际出发；他还诬蔑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企图让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在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个纲领性文件刚发表不久，邓拓在市委党校向北京市大中小学的部分政治工作干部和政治课教师做了一个所谓“反修”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邓拓极力美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并为其观点辩护，恶毒攻击我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百般歪曲这场大论战的性质。这是邓拓在报上放出的又一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箭。

邓拓把当代最大的无产阶级叛徒赫鲁晓夫说成是犯了错误可以回头的“对革命和社会主义无限忠诚”的战士

邓拓做报告时，苏共中央已经发表了那封臭名昭著的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早已用自己的一系列叛行行为证明了他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破裂，表明他们推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叛徒。邓拓企图推翻这个历史的结论，为当代最大的无产阶级叛徒翻案。他在报告中说，不能说赫鲁晓夫“对世界没有解放”，“由于他在历史转折的头头犯的错误”，这是不奇怪的。为了论证这一点，邓拓煞费心机地从俄国革命中翻出了一个例子，从列宁著作中翻出了一篇题为《神念普希金同志》的短文（《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第五百二十一页），不厌其烦地向大家介绍普希金其人，用他来说来比哈赫鲁晓夫，并反复强调请大家回去翻开这篇文童好好地学。邓拓的真意感谢邓拓，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批判的武器。只要人们一读列宁这篇文章，邓拓为叛徒翻案的阴谋就真相大白了。

首先，列宁在这篇文章里指出：“普希金一开始就表现出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无限忠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邓拓把赫鲁晓夫比成普希金，就是污蔑大家：赫鲁晓夫也曾是一个“对革命和社会主义无限忠诚”的人，“信念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人们在评价赫鲁晓夫时，万万不能忘记他的‘光荣历史’，否则就会违背列宁的‘精神’”。

其次，列宁写道：在布列斯特和谈时期，普希金“由于犯了民族派的爱国主义，……让一种幻想的怪力乱神即德国帝国主义把自己弄得头头转向”，因而“走上了同苏维埃政权作武装斗争的道路”。邓拓把赫鲁晓夫比成普希金，就是说污蔑大家：赫鲁晓夫犯错误，也是由于犯了某种爱国主义而弄得自己“晕头转向”，这种错误是不应该原谅的吗？

再次，列宁写道：尽管这样，普希金“为巩固苏维埃政权作出的贡献”仍大于他“破坏这一政策的罪过”。邓拓把赫鲁晓夫比成普希金，是企图把列宁对普希金所作的“功大于过”的结论套在赫鲁晓夫的头上。这不是公然地站到赫鲁晓夫的立场上，攻击我党和其它无产阶级兄弟党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都是错误的吗？

最后，列宁在文章中预言：如果普希金不是过早地逝世，他“一定会同共产主义重新——比以前更紧密地接近起来”。邓拓把赫鲁晓夫比成普希金，就是向人们预示：赫鲁晓夫也一定会抛弃自己的错误，同马列主义重新而且比普希金更紧密地接近起来。这是上帝保佑他不过早地死亡。邓拓实际上是在劝告人们：停止你们的反修斗争吧，他自己会回心转意，迟早你们之间还会握手言欢的！

请看，邓拓仅仅是引用了一个例，但是他说那一句“一句一句美化赫鲁晓夫的话不更有用吗？邓拓仅仅引用了一个例，但是他为赫鲁晓夫翻案的全部内容不是和盘托出了吗？恶毒恶毒的，邓拓使用歪曲列宁著作的手法为赫鲁晓夫翻案，他以为这样别人就无法反驳了。但是，列宁著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修正主义者企图把它变成自己服务的工具是徒劳的。列宁著作不仅没有帮了邓拓的忙，相反却象一把锋利的匕首，戳穿了邓拓的政治阴谋，这叫做搬起石头砸了反面。邓拓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真是愚而后可悲！

邓拓在报告中不仅美化赫鲁晓夫，而且也为赫鲁晓夫的难兄难弟陶里亚蒂、多列士辩护，说他们“由于多年总书记”，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资格老”，所以犯错误，也只是因为“缺乏马列主义修养”，“看问题机

械”，用“形式逻辑”。这不是公然反对我党《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等反修文章中的根本论点吗？

邓拓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翻案的阴谋是决不能得逞的，历史上一切为叛徒辩护的人都得到了同叛徒相同的下场。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一个小小的邓拓难道能够逃脱这条规律的支配而成为例外吗？

邓拓攻击我党坚持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学说是“形而上学片面的俘虏”

邓拓在报告里，疯狂攻击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学说，公然宣扬修正主义的“和平过渡”，他玩弄哲学概念说：只有将和平过渡同和平过渡结合起来，才是“矛盾的统一”，才是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邓拓还歪曲地引用恩格斯的诬蔑我们单提武装夺取政权的所谓可能性是“片面地抓住一个观点，把它当做绝对的，和另一个观点对立”，污蔑我们党批判修正主义的“和平过渡”是不从实际出发，是“形而上学思维的片面性的俘虏”！

毛主席在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马列主义的一条根本原理，是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当我们的党已经把现代修正主义的“和平过渡”理论驳得无头无尾的时候，邓拓仍然如此顽固地宣扬“和平过渡”，这表明：邓拓已经彻底背叛了马列主义，邓拓把修正主义当成了一丘之貉的“和平过渡”理论已经给许多国家的革命带来了惨重的损失，而仍然排他地宣扬“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这表明，邓拓蓄意诱送各国革命，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

值得注意的是：在邓拓报告前一个月，恰恰苏共领导发表公开信的时候，在“公开信”里，苏共领导重弹了“和平过渡”的老调，而邓拓的言论居然与苏共一模一样！看来邓拓是完全按照了赫鲁晓夫的旨意行事的，真称得上是赫鲁晓夫的铁忠实拥护！

邓拓把反修斗争说成是纯粹哲学争论，阴谋瓦解和破坏反修斗争

邓拓在报告里，竭力否认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歧是根本的分歧线，他说：“对帝国主义的矛盾，……他们承认这个矛盾，只不过要用妥协让步的办法来解决矛盾。”也就是说，邓拓和修正主义的矛盾不是反帝反共的矛盾，而只是方法上的分歧而已。在谈到分歧的原因时，他都归结为仅仅是由于“我们是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而他们是孤立地、片面地 and 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就是这样，邓拓竟然把现代修正主义这场关系人类命运的严重斗争贬低为一场纯粹的哲学争论！

我们现代修正主义的矛盾仅仅是“策略不同”、“认识不同”吗？不，还不是那么简单！你们明明知道，我们同你们即修正主义者的分歧，归根到底，是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帝，要不要马列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根本分歧。你们为什么不承认承认呢？你们看啊！列宁说得好：对于修正主义者来说：“最愉快和最不愉快接受的，莫过于弄清理论上的、纲领上、策略上和组织上的主要意见分歧了。”这句话不是刚好中了你们的要害吗？

邓拓这样说，是别有用心的。那就是：混淆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让革命的人们放弃对于修正主义的斗争，让修正主义思潮泛滥，让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因此，邓拓千方百计掩饰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尖锐性，这件事本身，就是一场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邓拓！革命者的眼睛是模糊不了，反修斗争是阻挡不了的，你们注定灭亡的命运是改变不了的！

通过以上分析，读者不难看出，邓拓标榜自己的报告是讲解我党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实际上大肆宣传的却是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据我们所知，苏共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曾霸占了一批所谓“宣传员”到苏联在德宣传“公开信”的驻华观战。看来，送给邓拓一个“苏共领导集团的宣传员”的称号，恐怕是当之无愧的吧！

由于邓拓是以市委书处书记的身份打着解放群众的招牌作反修斗争的，而听众又宣传工作的干部，因而影响是极为恶劣的。这毫无疑须慎重，将邓拓之流的修正主义辩护士，世界上一切牛鬼蛇神通打倒！

粉碎“三家村”黑店对青年实行“和平演变”的阴谋

沈阳部队某部 指导员 曹惠臣 班长 张道路

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响了！工农兵群众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反击开始了。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同时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青年斗争的斗争。

在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中，我们作为毛泽东思想哺育出来的革命战士、革命青年，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认清这场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明确我们青年所处的地位和担负的责任，不断地识破敌人的新阴谋、新花招，准确地、狠狠地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我们要永远冲锋在前，当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阶级敌人无时无刻不在同我们党争夺青年一代

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我们这一代青年正在迅速地健康成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正呈现出一片兴旺的大好景象。

但是，国内外阶级敌人，总是不甘心他们的失败，革命越发展，他们越要作垂死挣扎。他们总是想在我们青年一代身上打主意，希望我们青年一代“和平演变”。不管是邓拓当大老板的“三家村”黑店，还是文化阵线上的其他牛鬼蛇神，都向青年伸出了毒手，干着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争夺接班人的罪恶勾当。

现在我们就看看邓拓是怎样贩卖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货色，毒害青年，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接班人的。

邓拓一伙煞费苦心要把青年拉进他们的“黑店”

邓拓深知我们青年好学上进，求知心强，但又缺乏阶级斗争经验的特点，于是他就起了“传授知识”，“讲故事”，“读历史”的幌子，搞出了一套“关心青年的面孔，贩卖着腐儒、毒害青年的货色”。

毛主席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最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此邓拓要颠覆修正主义，就首先恶毒地攻击毛泽东思想，他利用我们前进的毛泽东思想说理“空话”，“陈词滥调”，使我们在政治生活中取消毛泽东思想。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能使青年学习毛泽东思想，而学习“三家村”等黑稿，修正主义思想不就很泛滥起来？青年不也就被一批一批拉进黑店去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邓拓一伙则要青年忘记阶级斗争，向青年宣扬资产阶级人道性。说什么“对于孟子说的‘人皆有善性’的意见却应该表示基本上赞同”，鼓吹“旧课程的这一整套方案是符合礼教为原理的”，提倡什么“量材而用之”。

人谁会有什么“超越阶级的善性”吗？没有，绝对的没有。邓拓只不过重复了资产阶级所谓使用的一套骗人的鬼话。古今中外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人的阶级性就是人的本性本质。”邓拓之流就是在的资产阶级人道的支配下恶毒地贩卖修正主义，但是恶毒毒害我们认真的丑恶本质，才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说。他们必须得撕掉他们的阴谋。

毛主席教导我们青年：革命的一生应当是战斗的一生，要我们到三大革命的实践中去磨炼成长。“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青年的人生观。但是，邓拓一伙却宣扬资产阶级人生观，宣扬腐儒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想以此来腐蚀和瓦解青年的革命意志。他们一方面向青年提倡什么“苦读”，成为“著名的学者”，读尽——资料来“打基础……”；另一方面，用“历史”，“学问”，“兴趣”打掩护，让青年钻进书堆里去，被所谓“知识”，“学问”缠住了头脑，从而相信“三家村”黑店的一套，去“成名”“成家”；也就造成了“三家村”黑店的接班人。邓拓还提出什么“多学少讲”的口号，恶毒地讽刺革命军旗的“多言必败”，甚至气势汹汹地威胁说：“增加加以批评”“一定会吃亏””。这就是说，对刺刺阶级文化要全盘接受，奉为

圣旨，不能动一毫毫毛。只许他们咒骂毛泽东思想和假借历史反党反社会主义，却不许革命的人们进行反击。这样，他们这些黑帮、毒草就可以遍地丛生，使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到处毒害青年。

邓拓这伙毒蛇，对于争夺青年一代真是煞费苦心。就连“三分之一”的“业余时间”，他们也要坚决占夺。提倡什么：“……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好一个‘古今有用的知识’，原来是让人们以‘轻松的心情’来读他们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研究‘美人’的‘长发的事迹’，从中得到启发，原来就是谈狐说鬼，推地土，玩古董，打麻将；学习‘道德的精髓’和‘东林党的叛逆性’，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这叫做‘第一兴趣广泛地掌握的自由天地’。请看！这是多么危险的‘三分之一’的业余时间！”啊！如果我们这样地来珍惜“三分之一”，让这样的兴趣自由地跑，剩下的‘三分之二’也没有了！腐朽、堕落的资产阶级低级趣味，代替了无产阶级革命情操。这就是“三家村”黑店家不用刀、刺头不流血的手法，这就要在青年身上实行“和平演变”！

党和毛主席号召我们“向雷锋同志学习”，树立共产主义的新道德，新风尚；号召我们以革命英雄为榜样，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邓拓一伙则出来公开对抗，他们宣扬反动的主张道德观，让我们青年古人，为地主阶级立传。

他们提出了“道德继承论”，胡说什么“劳动人民没有自己的道德”，要我们继承地主阶级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的道德。向我们灌输地主、资产阶级所谓的“骨气”，“清高”，“涵养”，“谨独”这一套腐朽透顶的人生哲学。让我们向反动的哲学家来学习“涵养功夫”，向孔学习“鄙视劳动”，“反功利”，向孔子学习“无欲取毁之道”，甚至把阶级的“道德”也要篡改，这不就是公开地要我们倒退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旧中国去吗？这不是把社会主义的新道德，新风尚统统踩踏了吗？我们的社会不是就会变成一个封建秩序为准则的黑暗世界了吗？更可恨的是，邓拓一伙还呼喊我们是为地主阶级作传，要我们把那些被打倒的地主、恶霸及祖宗辈位重新抬出来称之为“乡贤”，对他们孔礼膜拜。这不是最露骨地宣扬“资产阶级崇拜”吗？

邓拓一伙为了拉青年进他们的黑店，也是为资本主义大肆宣扬招兵买马，还千方百计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党的领导。骂起我们的领导是“带汁的毒葛草”，“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而且“自食其言，不堪信任”；大跃进，总路线的成就就是“吹牛皮”，“说大话”，“硬得头破血流”；社会主义建设“完蛋”了，连“一个鸡蛋的蛋当”也要“全部毁掉”了。

邓拓一伙掌握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手腕，要青年学习“海瑞骂皇帝”的精神，学习邓拓极“勇敢”“作人主义”，不当奴才”的性格，要想在青年中煽起反党反社会主义情绪，“自己提出一条来”就是邓拓一伙所谓“革命”了，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手法。这是一场多么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啊！虽然听起来没有枪声、炮声，但是，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胜谁输的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要消灭拿枪的敌人，更要消灭不拿枪的敌人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各种反社会主义的势力一定会不断地起来反抗。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店的出现，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发展了，阶级敌人对我们的斗争更隐蔽、更狡猾了。当前是工农兵群众掌握理论的时代。毛泽东思想掌握了群众，工农兵群众的阶级觉悟空前提高，共产主义精神空前高涨，已经和正在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但是丝毫不能改变反动动摇阶级敌人的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本性，他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反抗采用了新的手段，要了更多的花招。他们打着“红旗”搞掩护，借党和毛泽东思想的名义，利用职权，把持党权，把党，在背后搞黑帮，开黑店，

黑话，在手法上借古讽今，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发端于苍蝇，臭由之微，而归结于政局”。在形式上多种多样，甚至连古老的春秋笔法也端了出来，放出了大量的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毒箭。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不仅是复杂的，长期的，而且会越来越具有重要性。这是因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用人民战争消灭了蒋介石匪帮八百万军队，粉碎了他们对劳动人民专政的国家机器，地主、资产阶级剩下的可以同无产阶级进攻的武器，主要是资产阶级反动政治思想影响，他们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希望寄托在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上，也就是“和平演变”上。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所以我们现在尽管有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但仍丝毫不能放松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如果没有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胜利，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将是不能巩固的。

因此，我们革命战士一方面要密切地注视着拿枪的敌人，随时准备打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我们的武装侵略，另一方面也不能放过不拿枪的敌人。

拿枪的敌人要消灭，不拿枪的敌人也要消灭。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战斗中，他们是相敌对、相配合、相依存。不拿枪的敌人是拿枪的敌人勾结在一起的。他们的目的都是要达到资产阶级复辟，只是所用的手段不同而已。毛主席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是阶级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因此，今天的“不拿枪的敌人，明天会变成拿枪的敌人。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以后，不拿枪的敌人甚至比拿枪的敌人有更大的危险性，因此在这场最深刻、最严重的阶级斗争中，再重温毛主席、林彪副主席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就更加亲切和深刻了。

邓拓这个反面教员告诉了我们什么？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革命人民的反面教员，邓拓一伙也毫不例外，他们的花招越多，越能充分地暴露他们的反动本质，从而激起革命人民的斗志。请看，邓拓这个反面教员是怎样给我们上了最好的一课！

他反党告诉我们：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毛泽东思想是使一切牛鬼蛇神恐惧发抖的具有无限革命威力的思想武器。大跃进，大跃进，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社会主义革命不论在经济战线上，还是思想战线上，都取得了伟大胜利。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骂我们，国内的阶级敌人也骂我们，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被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现在一小撮反动分子反对我们，正说明我们对了。

邓拓这个反面教员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定要突出政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反无产阶级的斗争。我们青年一代必须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把毛主席思想真正学到手，当好革命的红卫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在实践中学，在斗争中学。革命越深入，阶级敌人越凶恶、狡猾，我们越要用毛泽东思想去揭露一切敌人的阴谋。邓拓说：“鹰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再凶恶的“魔”也会战胜。当然，“魔”并不会就此罢休，他们还要施展新的妖术，这就要求我们更高的“道”，才能不断将魔降“魔”。

我们这一代青年在革命的征途上，起着“前启后启”的作用，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已历史地落在了我们的肩上。

我们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革命战士，是党和毛主席的忠实保卫者，我们既在革命实践的战场上冲锋冲锋的勇士，又要在反对“糖衣炮弹”的政治思想战线上做无产阶级先锋头。邓拓这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丑”出场了，那就让我们来较量较量吧！

我国优秀运动员怒斥“三家村”黑帮

列体育事业迅速发展事实回击邓拓一伙对总路线大跃进的恶毒污蔑

质问《前线》《北京日报》要他们对群众向人民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据新华社十六日讯 我国

优秀运动员郑海生、李海荣、陈志强、陈少波、吴厚山、钱进海、杨伯儒、陈汉清、赫建伟等连日来举行座谈会，向报纸投稿，积极参加揭发“三家村”的斗争。他们在座谈会上和文章中说，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一伙黑帮头头是反对党的修正主义思想以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和他们的斗争，是关系到要不要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乒乓球运动员徐寅生说：人们常说，“物以类聚”。邓拓、吴晗、廖沫沙所以叫到一起，一起开“三家村”黑店，是因为他们的共同目标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拮据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我们运动员对于邓拓一伙攻击我们伟大的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感到气愤，我们一定要站出来同他们斗争！男子跳高运动员陈志强说，旧社会留给我们的，只有“东亚病夫”的耻辱；而现在，仅仅十几年的时间，我们的体育事业就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有伟大的党，伟大的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社会主义制度给我们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我们的体育事业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毛主席，就这一事实，我们运动员要反对，反对毛泽东思想，这是绝对反对的！女子跳高运动员冯凤荣发言指出，什么阶级越反动，他们的事业越发达，阶级敌人越是不甘心，因此他们拼

命地反对我们。但是，他们越

反对党，越说明他们的反动，反对党与正确。现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被揪出来了，这是大好的事情。把他们彻底肃清，我们的革命事业就能更快地发展。

乒乓球运动员仇宝琴说，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强大，我们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我们的每个成就，都对世界革命人民产生巨大的鼓舞力量，使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愤怒、发抖。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恶毒攻击我们人民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胜利前进，但他们都是要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步伐。徐寅生说，一九五三年我们队，乒乓球队出国比赛，人家都瞧不起我们，国家队不愿跟我们打。但是十几年来，我们谈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用

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心怀国

仇，战胜帝国，勇攀世界高峰，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邓拓这个“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咒骂我们“一个鸡蛋的蛋当”，“全部毁掉”了！我们说，毁掉的可能只是你们那个向社会主义进攻的黑店，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是永远不可战胜的。举重运动员陈永进说，十几年来，我们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不断涌现，不断涌现，刻苦耐劳，已经迅速地改变了我国面貌，一九五二年的一月，薄弱的，连续打破二十五次世界纪录。目前，我国举重选手保持的世界纪录数居世界第一等。这是铁的事实。在这些事实面前，“硬得头破血流”的，只能是邓拓等一小撮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应声虫。

在谈到《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近几年来大放毒箭，丑化无产阶级专政，玩弄假批判，真包庇的骗局，企图保护邓拓过关时，运动员们一个个愤慨，怒不可遏。女子跳高运动员吴厚山说，我们决不允许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应声虫。篮球运动员杨伯儒说：

《前线》《北京日报》对邓拓等一小撮大放毒箭的园地，邓拓一伙用毛泽东思想来揭露、揭发、批判邓拓等人政治丑闻的稿件却百叠千，不予发表。

我们要质问：你们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你们是谁的帮凶？排球运动员卓尔汉说，这三家报刊到底向人民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老实实在根子上挖一挖，否则，我们决不罢休！

游泳运动员周同文、李丽芳，排球运动员苏彤群，举重运动员黎元元，乒乓球运动员李海荣，足球运动员陈建伟，篮球运动员崔建伟，跳水运动员陈建伟等，在发言和文章中坚决表示，要很好地投身于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站稳立场，擦亮眼睛，明辨是非，将一切牛鬼蛇神斗倒，保证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永远不变色。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彻底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

揭露《北京晚报》包庇邓拓压制批评

编者按：尚乐林同志在一九六四年就写了一篇文章，指出“《燕山夜话》是一部必须批判的坏书”，并对《燕山夜话》中的“堵塞不如开导”一文作了尖锐有力的批判。这篇文章寄给《北京晚报》以后被退回去了。“三家村”被彻底揭露以后，作者给《甘肅日报》寄了一封信，同时把他一九六四年写的那篇文章和《北京晚报》给他的两封信一并寄去。五月十二日《甘肅日报》把这些材料全部发表，现在我们转载在这里。我们可以从这个事例中，看到《北京晚报》是怎样包庇邓拓压制批评的。

《甘肅日报》编辑部：

最近，看到报上揭露了“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和《前晚》、《北京晚报》包庇邓拓的一个头目邓拓的反动立场及欺压侯德甫。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曾领导过《北京晚报》编辑部包庇邓拓、压制批评的恶劣手段。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我看了邓拓的《燕山夜话》，对他的反党言论非常愤恨。当时我就其中的《堵塞不如开导》一文写了一篇批判文章，寄给《甘肅日报》，并说明《甘肅日报》如果处理有困难，就请转寄《北京晚报》。稿子转去后，《北京晚报》给我来了一封冠冕堂皇的信，闭口不谈稿件的是是非非，只说什么“是否在报纸上展开讨论，待我们检查过以后，再告诉你。”后来该报将稿件给我退回了，在退稿信中说：“至于是否刊登，等我们决定后再通知你。”此后就再无音讯。我们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呢？直到最近报上揭露了邓拓黑帮的反党罪行及《北京晚报》包庇邓拓的反动立场和欺压侯德甫以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北京晚报》长期以来就是邓拓黑帮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工具，他们怕邓拓这样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大老板暴露出来，就采取了压制批评的欺压手段，进行包庇。尽管他们装出一副很欢迎批评的样子，其实骨子里是骗你等待，企图通过后来唐拒批评者的锐气，达到包庇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目的。然而，谎言是骗不了人的，邓拓黑帮终于被揭露了。《北京晚报》包庇邓拓的罪恶面目也被揭穿了。革命人民看透了他们的本质，现在到了向他们算总账的时候了。

我原来的稿子只从哲学角度，揭露了邓拓的“堵塞不如开导”论的反动实质。但今天看来，这是不够的。邓拓不仅从哲学的唯心主义上的一切反动派服务，他更出诸于是有极大的现实的政治阴谋的。我们知道，当时正是我党击退右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时候，正是“单干风”、“三自一包风”等反社会主义的黑风大吹的时候。这个时候，邓拓大肆宣扬他的“堵塞不如开导”论，要我们对“一切事物”都要“堵塞塞”，其实就是要我们放弃斗争，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流氓黑帮投降，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不劳的运动的”力量“顺利发展”。他竟教训我们：“堵塞”是“错误的”，“注定会失败”，“积极开导之顺利发展”，才是“正确的”。邓拓为当时的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不劳的运动的”力量“开导”“顺利发展”的道路，妄图搞垮社会主义，使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是他的政治阴谋的。

实质所在。

《北京晚报》长期以来充当邓拓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在这些人的反党面目暴露以后，又千方百计为他们打掩护，企图蒙混过去。现在到了彻底缴械的时候了，你们不作彻底的交代，我们是决不答应的。

现在我将一九六四年写的那篇稿子连同《北京晚报》拒绝发表的两封复信寄给你们，供你们参考。让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和批判邓拓黑帮及《北京晚报》的罪恶面目。

致革命党的敬礼

尚乐林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

附件二：

《北京晚报》给尚乐林同志的两封信

尚乐林同志：

你的来稿已由甘肅日报文艺编辑部转给我们。你对《燕山夜话》的批评意见，对我们编辑部的检查改进工作很有帮助，我们现在将稿件留下，至于是否在报纸上展开讨论，待我们检查过以后，再告诉你。如果你需用原稿，请来信告诉我们。希加鼓励。此致

敬礼

北京晚报编辑部
二月二十日

尚乐林同志：

你三月七日写的来信，我们于四月底才收到。对《燕山夜话》这篇提出意见的来稿，现在退还给你。希望常同我们联系。你的来稿对我们检查改进工作很有帮助，特此致谢。至于是否刊登，等我们决定后再通知你。此致

敬礼

北京晚报编辑部
六五年五月四日

藏不住的黑货

中山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 陈兆熊

邓拓把《燕山夜话》编集出版，贩卖了许多黑货。但是，他还藏起了三篇文章，这些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货。而《前晚》和《北京日报》编辑组，打着批判《燕山夜话》的旗帜，帮着邓拓藏匿黑货，对这三篇文章只字不提。

邓拓的黑货给揭出来了，以邓拓为掌柜的“三家村”贩卖的黑货封出来了。邓拓做贼心虚，当他把《燕山夜话》编集出版时，藏起了三篇文章。这就是《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日发表的和《燕山夜话》的《燕山夜话》，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三日发表的和《燕山夜话》的《燕山夜话》，和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四日发表的和《燕山夜话》的《燕山夜话》。这三篇文章究竟是什么货色，邓拓偏要把它藏起来呢？现在，就来看一下。

《燕山夜话》的《燕山夜话》介绍了这样一个案子：宋朝进士陈隆在福建做官，“据说贪赃枉法，声名狼藉”。临朝时说的明末大臣叫宰相王沂公办公，王沂公派王去福建。不料王沂公因为自己的儿子受了贿赂，“冒雷失地宣布了丞相的几条罪状”，“可是一核对于事”，“明末太后大怒，下令把王沂公也关进了牢狱，于是这个案件扩大到了范围，内容也就复杂了”。

为什么在一九六一年，正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刮起一股刮头风时，邓拓要搬出这个案子来呢？他在文章的头就宣布，为的是“可以打开人的思路”。打开什么思路呢？他在文章的结尾说：“只要用冷静客观的态度，仔细分析这个案件的主要情节，都不难发现它的扩大化和复杂化。”这难道不是明目张胆地配合黑帮风，影响我们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扩大化和复杂化”了吗？

为什么《燕山夜话》呢？邓拓把人的思路引下后，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是宋代政府在明末太后临朝时，更治已经日趋腐败，上边用人行政没有精明强干的宰相和他们的像真像真，下边的地方官吏为所欲为。”这难道不是攻击我们党中央的负责同志，说他们没有起用“精明强干的宰相”，攻击我们的各级干部“为所欲为”以致“扩大化和复杂化”了吗？

这篇文章的开头几句也很值得注意。邓拓说，这个案子是从宋代魏泰的《东轩笔录》上看到的，他觉得这很妙“对王安石的变法有片面颂扬过的地方，对于元祐党人（注：当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伙人）也有许多不恰当的责难”。这两句话，点明了邓拓写这篇文章的用意。我们知道，邓拓在《学多少评》一文中，就拿王安石做靶子，攻击过“有好多新思想”，但是缺少实际知识和办事的经验”的所谓“大政治家”，说他“有许多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现在，邓拓又搬出王安石的变法来说，说“对王安石的变法有片面颂扬过的地方”。邓拓所谓“片面颂扬过火的”，真是“王安石的变法”吗？不，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他所谓“片面颂扬过火的”，是元祐党的新法，是共产党的新法，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我们人民新的创造。在他看来，我国人民在领导“新法”，都是“不切实际的”，是“片面颂扬过火的”。邓拓所谓“对于元祐党人也有许多不恰当的责难”，实际上就是攻击我们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过火”了“搞错了”。这里，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为右倾机

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的反动面目，不是很清楚了吗？

就在《陈隆和王沂公的案件》一文发表二十天后，邓拓又发表了《论子就叫做子》一文，进一步挑明了他反对“新法”的思想。在这篇文章中，邓拓借反对对子就叫做子起首，含沙射影地说：“归根到底，凡物有其本名，有一定的含意，人们都很熟悉，就不要新立异，杜撰新名。”我们说，邓拓熟悉，也是阶级斗争的一条规律。不标新，不立异，就没有发展，就没有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标无产阶级之新，立社会主义之新，彻底消灭“人们都很熟悉了”的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文化。邓拓反对“新法”，反对“标新立异”，不就是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吗？不就是妄想凭借“三家村”黑店，从主观意识领域开始，颠覆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吗？

《今年的春节》是邓拓春节来的另一株毒草。这篇文章表面上是介绍过春节的风俗，可是，他却没有用《春节的风俗》这个现成的题目，而标为《今年的春节》，这决不是偶然的。邓拓要着重的正是这“今年”两字。“今年”（一九六二年）的春节怎么样呢？邓拓说：“北京风来的严冬季节就要结束了，代之而起的将是和暖的东风，大地很快就要解冻了，万物都将朝气勃勃，欣欣向荣。”这难道就是对自然景象的描写吗？不是的，这是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估计。一九六二年春节到来的时候，不正是“三家村”这个黑店生意兴隆，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的时候吗？这时，邓拓说什么“严冬季节就要结束了”，说什么“大地很快就要解冻”，说什么“代之而起”，寓意是十分明显的吗？

然而，单靠几句“老兄”、“老弟”，就要“代之而起”，毕竟力量太单薄了。于是，邓拓借谈春节

的风俗，公开出来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特别是党和五亿农民的关系，煽动人民起来反党。

接着，邓拓介绍了一些什么样的春节的风俗呢？一九六二年，正是我们遇到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邓拓却大谈“吃”的风俗来。什么“许多地方的农民家庭，无论男女老幼，在春节这一天都要吃春饼”，什么“有许多地方还要吃一种‘粘糕’”，什么“特别在北方大部分地区，阴历除夕还必须做好几顿的馒头，叫做‘万年粮’”。接着，他就借题发挥，居然说黑好多吃几顿的馒头，“这样做的意思是保证年年有余粮，国家富强”，“吃”上发展，而且可以使人足食，国家富强”，这真是一派胡言。明明是“黑好多吃几顿的馒头”，这真是有“年年有余粮”的折衷，哪里扯得上“国家富强，防止灾荒”，又哪里扯得到“人足食，国家富强”上去？

为什么要把扯上这么多的事情扯到一块呢？邓拓接着就说：“现在看到，这一点（指所谓‘万年粮’）尤其重要。如果能够有类似‘万年粮’的储备，那么，无论什么时候，哪里会有什么粮食困难？”原来，这段文章的重点作在这一句话上！

接着，邓拓说：“我国人民历来都很重视粮食的储备，粮食制度成为历代政府非常重要的制度之一。在国家粮食不足的地方，民间还有一些‘义仓’等作自给和补充。为了充实粮仓，历代的统治阶级在劝农的文告中，也常常有‘耕三余一’或‘耕二余一’等语。……这种设想和用意仍有可取之处，不可一概抹杀。”好了，邓拓的面目在这里充分暴露了。原来，人民是好的，以前的政府和制度也是好的，就是现在的政府和制度不好，否则，“哪里还会有什么粮食困难？”请大家想一想，邓拓在这里不是打着我们暂时的粮食困难，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煽动人民起来反党，好让邓拓这黑帮“取而代之”吗？

由此可見，邓拓的这三篇文章，都是反党的宣言，和邓拓所以把这三篇文章藏起来，是心里有鬼的缘故。《前晚》和《北京日报》编辑组，打着批判《燕山夜话》的旗帜，帮着邓拓藏匿黑货，对这三篇文章只字不提。这两个编辑部究竟是什么样的，也就一目了然了。我们要大声疾呼：不要做黑货！我们既然敢开黑店，敢贩卖黑货，就应该敢把你们的黑货全部拿出来！藏，是藏不住的，滑是滑不过去的。我们一定要把你们的黑店挖出来！

不要讲暴政，不要讲腐朽”，结果使得遭史的陈列不能深刻感到压迫、镇压、和封建社会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他散布这种阶级调和说，妄图人民放弃阶级斗争，为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服务。

此外，邓拓还说什么“放牧社会要给人以伟大的感觉”“封建社会要给人以伟大的感觉”，这不仅是在美化旧制度和旧剥削制度，而且是有着极其恶毒的政治企图的。他借美化旧社会，颂扬“奇子”攻击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主要为了不忘过去之时的剥削和压迫，而邓拓一伙却要我们留恋过去，这是在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叫嚣。

邓拓还极力宣扬阶级调和，否定阶级斗争。他“指示”，“唐代

的风俗，公开出来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特别是党和五亿农民的关系，煽动人民起来反党。

接着，邓拓介绍了一些什么样的春节的风俗呢？一九六二年，正是我们遇到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邓拓却大谈“吃”的风俗来。什么“许多地方的农民家庭，无论男女老幼，在春节这一天都要吃春饼”，什么“有许多地方还要吃一种‘粘糕’”，什么“特别在北方大部分地区，阴历除夕还必须做好几顿的馒头，叫做‘万年粮’”。接着，他就借题发挥，居然说黑好多吃几顿的馒头，“这样做的意思是保证年年有余粮，国家富强”，“吃”上发展，而且可以使人足食，国家富强”，这真是一派胡言。明明是“黑好多吃几顿的馒头”，这真是有“年年有余粮”的折衷，哪里扯得上“国家富强，防止灾荒”，又哪里扯得到“人足食，国家富强”上去？

为什么要把扯上这么多的事情扯到一块呢？邓拓接着就说：“现在看到，这一点（指所谓‘万年粮’）尤其重要。如果能够有类似‘万年粮’的储备，那么，无论什么时候，哪里会有什么粮食困难？”原来，这段文章的重点作在这一句话上！

接着，邓拓说：“我国人民历来都很重视粮食的储备，粮食制度成为历代政府非常重要的制度之一。在国家粮食不足的地方，民间还有一些‘义仓’等作自给和补充。为了充实粮仓，历代的统治阶级在劝农的文告中，也常常有‘耕三余一’或‘耕二余一’等语。……这种设想和用意仍有可取之处，不可一概抹杀。”好了，邓拓的面目在这里充分暴露了。原来，人民是好的，以前的政府和制度也是好的，就是现在的政府和制度不好，否则，“哪里还会有什么粮食困难？”请大家想一想，邓拓在这里不是打着我们暂时的粮食困难，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煽动人民起来反党，好让邓拓这黑帮“取而代之”吗？

由此可見，邓拓的这三篇文章，都是反党的宣言，和邓拓所以把这三篇文章藏起来，是心里有鬼的缘故。《前晚》和《北京日报》编辑组，打着批判《燕山夜话》的旗帜，帮着邓拓藏匿黑货，对这三篇文章只字不提。这两个编辑部究竟是什么样的，也就一目了然了。我们要大声疾呼：不要做黑货！我们既然敢开黑店，敢贩卖黑货，就应该敢把你们的黑货全部拿出来！藏，是藏不住的，滑是滑不过去的。我们一定要把你们的黑店挖出来！

不要讲暴政，不要讲腐朽”，结果使得遭史的陈列不能深刻感到压迫、镇压、和封建社会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他散布这种阶级调和说，妄图人民放弃阶级斗争，为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服务。

此外，邓拓还说什么“放牧社会要给人以伟大的感觉”“封建社会要给人以伟大的感觉”，这不仅是在美化旧制度和旧剥削制度，而且是有着极其恶毒的政治企图的。他借美化旧社会，颂扬“奇子”攻击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主要为了不忘过去之时的剥削和压迫，而邓拓一伙却要我们留恋过去，这是在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叫嚣。

邓拓还极力宣扬阶级调和，否定阶级斗争。他“指示”，“唐代

的风俗，公开出来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特别是党和五亿农民的关系，煽动人民起来反党。

接着，邓拓介绍了一些什么样的春节的风俗呢？一九六二年，正是我们遇到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邓拓却大谈“吃”的风俗来。什么“许多地方的农民家庭，无论男女老幼，在春节这一天都要吃春饼”，什么“有许多地方还要吃一种‘粘糕’”，什么“特别在北方大部分地区，阴历除夕还必须做好几顿的馒头，叫做‘万年粮’”。接着，他就借题发挥，居然说黑好多吃几顿的馒头，“这样做的意思是保证年年有余粮，国家富强”，“吃”上发展，而且可以使人足食，国家富强”，这真是一派胡言。明明是“黑好多吃几顿的馒头”，这真是有“年年有余粮”的折衷，哪里扯得上“国家富强，防止灾荒”，又哪里扯得到“人足食，国家富强”上去？

为什么要把扯上这么多的事情扯到一块呢？邓拓接着就说：“现在看到，这一点（指所谓‘万年粮’）尤其重要。如果能够有类似‘万年粮’的储备，那么，无论什么时候，哪里会有什么粮食困难？”原来，这段文章的重点作在这一句话上！

接着，邓拓说：“我国人民历来都很重视粮食的储备，粮食制度成为历代政府非常重要的制度之一。在国家粮食不足的地方，民间还有一些‘义仓’等作自给和补充。为了充实粮仓，历代的统治阶级在劝农的文告中，也常常有‘耕三余一’或‘耕二余一’等语。……这种设想和用意仍有可取之处，不可一概抹杀。”好了，邓拓的面目在这里充分暴露了。原来，人民是好的，以前的政府和制度也是好的，就是现在的政府和制度不好，否则，“哪里还会有什么粮食困难？”请大家想一想，邓拓在这里不是打着我们暂时的粮食困难，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煽动人民起来反党，好让邓拓这黑帮“取而代之”吗？

由此可見，邓拓的这三篇文章，都是反党的宣言，和邓拓所以把这三篇文章藏起来，是心里有鬼的缘故。《前晚》和《北京日报》编辑组，打着批判《燕山夜话》的旗帜，帮着邓拓藏匿黑货，对这三篇文章只字不提。这两个编辑部究竟是什么样的，也就一目了然了。我们要大声疾呼：不要做黑货！我们既然敢开黑店，敢贩卖黑货，就应该敢把你们的黑货全部拿出来！藏，是藏不住的，滑是滑不过去的。我们一定要把你们的黑店挖出来！

不要讲暴政，不要讲腐朽”，结果使得遭史的陈列不能深刻感到压迫、镇压、和封建社会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他散布这种阶级调和说，妄图人民放弃阶级斗争，为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服务。

此外，邓拓还说什么“放牧社会要给人以伟大的感觉”“封建社会要给人以伟大的感觉”，这不仅是在美化旧制度和旧剥削制度，而且是有着极其恶毒的政治企图的。他借美化旧社会，颂扬“奇子”攻击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主要为了不忘过去之时的剥削和压迫，而邓拓一伙却要我们留恋过去，这是在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叫嚣。

邓拓还极力宣扬阶级调和，否定阶级斗争。他“指示”，“唐代

的风俗，公开出来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特别是党和五亿农民的关系，煽动人民起来反党。

接着，邓拓介绍了一些什么样的春节的风俗呢？一九六二年，正是我们遇到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邓拓却大谈“吃”的风俗来。什么“许多地方的农民家庭，无论男女老幼，在春节这一天都要吃春饼”，什么“有许多地方还要吃一种‘粘糕’”，什么“特别在北方大部分地区，阴历除夕还必须做好几顿的馒头，叫做‘万年粮’”。接着，他就借题发挥，居然说黑好多吃几顿的馒头，“这样做的意思是保证年年有余粮，国家富强”，“吃”上发展，而且可以使人足食，国家富强”，这真是一派胡言。明明是“黑好多吃几顿的馒头”，这真是有“年年有余粮”的折衷，哪里扯得上“国家富强，防止灾荒”，又哪里扯得到“人足食，国家富强”上去？

为什么要把扯上这么多的事情扯到一块呢？邓拓接着就说：“现在看到，这一点（指所谓‘万年粮’）尤其重要。如果能够有类似‘万年粮’的储备，那么，无论什么时候，哪里会有什么粮食困难？”原来，这段文章的重点作在这一句话上！

接着，邓拓说：“我国人民历来都很重视粮食的储备，粮食制度成为历代政府非常重要的制度之一。在国家粮食不足的地方，民间还有一些‘义仓’等作自给和补充。为了充实粮仓，历代的统治阶级在劝农的文告中，也常常有‘耕三余一’或‘耕二余一’等语。……这种设想和用意仍有可取之处，不可一概抹杀。”好了，邓拓的面目在这里充分暴露了。原来，人民是好的，以前的政府和制度也是好的，就是现在的政府和制度不好，否则，“哪里还会有什么粮食困难？”请大家想一想，邓拓在这里不是打着我们暂时的粮食困难，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煽动人民起来反党，好让邓拓这黑帮“取而代之”吗？

由此可見，邓拓的这三篇文章，都是反党的宣言，和邓拓所以把这三篇文章藏起来，是心里有鬼的缘故。《前晚》和《北京日报》编辑组，打着批判《燕山夜话》的旗帜，帮着邓拓藏匿黑货，对这三篇文章只字不提。这两个编辑部究竟是什么样的，也就一目了然了。我们要大声疾呼：不要做黑货！我们既然敢开黑店，敢贩卖黑货，就应该敢把你们的黑货全部拿出来！藏，是藏不住的，滑是滑不过去的。我们一定要把你们的黑店挖出来！

不要讲暴政，不要讲腐朽”，结果使得遭史的陈列不能深刻感到压迫、镇压、和封建社会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他散布这种阶级调和说，妄图人民放弃阶级斗争，为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服务。

此外，邓拓还说什么“放牧社会要给人以伟大的感觉”“封建社会要给人以伟大的感觉”，这不仅是在美化旧制度和旧剥削制度，而且是有着极其恶毒的政治企图的。他借美化旧社会，颂扬“奇子”攻击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主要为了不忘过去之时的剥削和压迫，而邓拓一伙却要我们留恋过去，这是在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叫嚣。

邓拓还极力宣扬阶级调和，否定阶级斗争。他“指示”，“唐代

的风俗，公开出来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特别是党和五亿农民的关系，煽动人民起来反党。

接着，邓拓介绍了一些什么样的春节的风俗呢？一九六二年，正是我们遇到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邓拓却大谈“吃”的风俗来。什么“许多地方的农民家庭，无论男女老幼，在春节这一天都要吃春饼”，什么“有许多地方还要吃一种‘粘糕’”，什么“特别在北方大部分地区，阴历除夕还必须做好几顿的馒头，叫做‘万年粮’”。接着，他就借题发挥，居然说黑好多吃几顿的馒头，“这样做的意思是保证年年有余粮，国家富强”，“吃”上发展，而且可以使人足食，国家富强”，这真是一派胡言。明明是“黑好多吃几顿的馒头”，这真是有“年年有余粮”的折衷，哪里扯得上“国家富强，防止灾荒”，又哪里扯得到“人足食，国家富强”上去？

为什么要把扯上这么多的事情扯到一块呢？邓拓接着就说：“现在看到，这一点（指所谓‘万年粮’）尤其重要。如果能够有类似‘万年粮’的储备，那么，无论什么时候，哪里会有什么粮食困难？”原来，这段文章的重点作在这一句话上！

接着，邓拓说：“我国人民历来都很重视粮食的储备，粮食制度成为历代政府非常重要的制度之一。在国家粮食不足的地方，民间还有一些‘义仓’等作自给和补充。为了充实粮仓，历代的统治阶级在劝农的文告中，也常常有‘耕三余一’或‘耕二余一’等语。……这种设想和用意仍有可取之处，不可一概抹杀。”好了，邓拓的面目在这里充分暴露了。原来，人民是好的，以前的政府和制度也是好的，就是现在的政府和制度不好，否则，“哪里还会有什么粮食困难？”请大家想一想，邓拓在这里不是打着我们暂时的粮食困难，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煽动人民起来反党，好让邓拓这黑帮“取而代之”吗？

由此可見，邓拓的这三篇文章，都是反党的宣言，和邓拓所以把这三篇文章藏起来，是心里有鬼的缘故。《前晚》和《北京日报》编辑组，打着批判《燕山夜话》的旗帜，帮着邓拓藏匿黑货，对这三篇文章只字不提。这两个编辑部究竟是什么样的，也就一目了然了。我们要大声疾呼：不要做黑货！我们既然敢开黑店，敢贩卖黑货，就应该敢把你们的黑货全部拿出来！藏，是藏不住的，滑是滑不过去的。我们一定要把你们的黑店挖出来！

不要讲暴政，不要讲腐朽”，结果使得遭史的陈列不能深刻感到压迫、镇压、和封建社会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他散布这种阶级调和说，妄图人民放弃阶级斗争，为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服务。

此外，邓拓还说什么“放牧社会要给人以伟大的感觉”“封建社会要给人以伟大的感觉”，这不仅是在美化旧制度和旧剥削制度，而且是有着极其恶毒的政治企图的。他借美化旧社会，颂扬“奇子”攻击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主要为了不忘过去之时的剥削和压迫，而邓拓一伙却要我们留恋过去，这是在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叫嚣。

邓拓还极力宣扬阶级调和，否定阶级斗争。他“指示”，“唐代

的风俗，公开出来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特别是党和五亿农民的关系，煽动人民起来反党。

接着，邓拓介绍了一些什么样的春节的风俗呢？一九六二年，正是我们遇到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邓拓却大谈“吃”的风俗来。什么“许多地方的农民家庭，无论男女老幼，在春节这一天都要吃春饼”，什么“有许多地方还要吃一种‘粘糕’”，什么“特别在北方大部分地区，阴历除夕还必须做好几顿的馒头，叫做‘万年粮’”。接着，他就借题发挥，居然说黑好多吃几顿的馒头，“这样做的意思是保证年年有余粮，国家富强”，“吃”上发展，而且可以使人足食，国家富强”，这真是一派胡言。明明是“黑好多吃几顿的馒头”，这真是有“年年有余粮”的折衷，哪里扯得上“国家富强，防止灾荒”，又哪里扯得到“人足食，国家富强”上去？

为什么要把扯上这么多的事情扯到一块呢？邓拓接着就说：“现在看到，这一点（指所谓‘万年粮’）尤其重要。如果能够有类似‘万年粮’的储备，那么，无论什么时候，哪里会有什么粮食困难？”原来，这段文章的重点作在这一句话上！

接着，邓拓说：“我国人民历来都很重视粮食的储备，粮食制度成为历代政府非常重要的制度之一。在国家粮食不足的地方，民间还有一些‘义仓’等作自给和补充。为了充实粮仓，历代的统治阶级在劝农的文告中，也常常有‘耕三余一’或‘耕二余一’等语。……这种设想和用意仍有可取之处，不可一概抹杀。”好了，邓拓的面目在这里充分暴露了。原来，人民是好的，以前的政府和制度也是好的，就是现在的政府和制度不好，否则，“哪里还会有什么粮食困难？”请大家想一想，邓拓在这里不是打着我们暂时的粮食困难，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煽动人民起来反党，好让邓拓这黑帮“取而代之”吗？

由此可見，邓拓的这三篇文章，都是反党的宣言，和邓拓所以把这三篇文章藏起来，是心里有鬼的缘故。《前晚》和《北京日报》编辑组，打着批判《燕山夜话》的旗帜，帮着邓拓藏匿黑货，对这三篇文章只字不提。这两个编辑部究竟是什么样的，也就一目了然了。我们要大声疾呼：不要做黑货！我们既然敢开黑店，敢贩卖黑货，就应该敢把你们的黑货全部拿出来！藏，是藏不住的，滑是滑不过去的。我们一定要把你们的黑店挖出来！

不要讲暴政，不要讲腐朽”，结果使得遭史的陈列不能深刻感到压迫、镇压、和封建社会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他散布这种阶级调和说，妄图人民放弃阶级斗争，为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服务。

此外，邓拓还说什么“放牧社会要给人以伟大的感觉”“封建社会要给人以伟大的感觉”，这不仅是在美化旧制度和旧剥削制度，而且是有着极其恶毒的政治企图的。他借美化旧社会，颂扬“奇子”攻击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主要为了不忘过去之时的剥削和压迫，而邓拓一伙却要我们留恋过去，这是在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叫嚣。

邓拓还极力宣扬阶级调和，否定阶级斗争。他“指示”，“唐代

的风俗，公开出来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特别是党和五亿农民的关系，煽动人民起来反党。

接着，邓拓介绍了一些什么样的春节的风俗呢？一九六二年，正是我们遇到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邓拓却大谈“吃”的风俗来。什么“许多地方的农民家庭，无论男女老幼，在春节这一天都要吃春饼”，什么“有许多地方还要吃一种‘粘糕’”，什么“特别在北方大部分地区，阴历除夕还必须做好几顿的馒头，叫做‘万年粮’”。接着，他就借题发挥，居然说黑好多吃几顿的馒头，“这样做的意思是保证年年有余粮，国家富强”，“吃”上发展，而且可以使人足食，国家富强”，这真是一派胡言。明明是“黑好多吃几顿的馒头”，这真是有“年年有余粮”的折衷，哪里扯得上“国家富强，防止灾荒”，又哪里扯得到“人足食，国家富强”上去？

为什么要把扯上这么多的事情扯到一块呢？邓拓接着就说：“现在看到，这一点（指所谓‘万年粮’）尤其重要。如果能够有类似‘万年粮’的储备，那么，无论什么时候，哪里会有什么粮食困难？”原来，这段文章的重点作在这一句话上！

接着，邓拓说：“我国人民历来都很重视粮食的储备，粮食制度成为历代政府非常重要的制度之一。在国家粮食不足的地方，民间还有一些‘义仓’等作自给和补充。为了充实粮仓，历代的统治阶级在劝农的文告中，也常常有‘耕三余一’或‘耕二余一’等语。……这种设想和用意仍有可取之处，不可一概抹杀。”好了，邓拓的面目在这里充分暴露了。原来，人民是好的，以前的政府和制度也是好的，就是现在的政府和制度不好，否则，“哪里还会有什么粮食困难？”请大家想一想，邓拓在这里不是打着我们暂时的粮食困难，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煽动人民起来反党，好让邓拓这黑帮“取而代之”吗？

由此可見，邓拓的这三篇文章，都是反党的宣言，和邓拓所以把这三篇文章藏起来，是心里有鬼的缘故。《前晚》和《北京日报》编辑组，打着批判《燕山夜话》的旗帜，帮着邓拓藏匿黑货，对这三篇文章只字不提。这两个编辑部究竟是什么样的，也就一目了然了。我们要大声疾呼：不要做黑货！我们既然敢开黑店，敢贩卖黑货，就应该敢把你们的黑货全部拿出来！藏，是藏不住的，滑是滑不过去的。我们一定要把你们的黑店挖出来！

不要讲暴政，不要讲腐朽”，结果使得遭史的陈列不能深刻感到压迫、镇压、和封建社会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他散布这种阶级调和说，妄图人民放弃阶级斗争，为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服务。

此外，邓拓还说什么“放牧社会要给人以伟大的感觉”“封建社会要给人以伟大的感觉”，这不仅是在美化旧制度和旧剥削制度，而且是有着极其恶毒的政治企图的。他借美化旧社会，颂扬“奇子”攻击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主要为了不忘过去之时的剥削和压迫，而邓拓一伙却要我们留恋过去，这是在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叫嚣。

邓拓还极力宣扬阶级调和，否定阶级斗争。他“指示”，“唐代

的风俗，公开出来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特别是党和五亿农民的关系，煽动人民起来反党。

接着，邓拓介绍了一些什么样的春节的风俗呢？一九六二年，正是我们遇到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邓拓却大谈“吃”的风俗来。什么“许多地方的农民家庭，无论男女老幼，在春节这一天都要吃春饼”，什么“有许多地方还要吃一种‘粘糕’”，什么“特别在北方大部分地区，阴历除夕还必须做好几顿的馒头，叫做‘万年粮’”。接着，他就借题发挥，居然说黑好多吃几顿的馒头，“这样做的意思是保证年年有余粮，国家富强”，“吃”上发展，而且可以使人足食，国家富强”，这真是一派胡言。明明是“黑好多吃几顿的馒头”，这真是有“年年有余粮”的折衷，哪里扯得上“国家富强，防止灾荒”，又哪里扯得到“人足食，国家富强”上去？

为什么要把扯上这么多的事情扯到一块呢？邓拓接着就说：“现在看到，这一点（指所谓‘万年粮’）尤其重要。如果能够有类似‘万年粮’的储备，那么，无论什么时候，哪里会有什么粮食困难？”原来，这段文章的重点作在这一句话上！

接着，邓拓说：“我国人民历来都很重视粮食的储备，粮食制度成为历代政府非常重要的制度之一。在国家粮食不足的地方，民间还有一些‘义仓’等作自给和补充。为了充实粮仓，历代的统治阶级在劝农的文告中，也常常有‘耕三余一’或‘耕二余一’等语。……这种设想和用意仍有可取之处，不可一概抹杀。”好了，邓拓的面目在这里充分暴露了。原来，人民是好的，以前的政府和制度也是好的，就是现在的政府和制度不好，否则，“哪里还会有什么粮食困难？”请大家想一想，邓拓在这里不是打着我们暂时的粮食困难，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煽动人民起来反党，好让邓拓这黑帮“取而代之”吗？

由此可見，邓拓的这三篇文章，都是反党的宣言，和邓拓所以把这三篇文章藏起来，是心里有鬼的缘故。《前晚》和《北京日报》编辑组，打着批判《燕山夜话》的旗帜，帮着邓拓藏匿黑货，对这三篇文章只字不提。这两个编辑部究竟是什么样的，也就一目了然了。我们要大声疾呼：不要做黑货！我们既然敢开黑店，敢贩卖黑货，就应该敢把你们的黑货全部拿出来！藏，是藏不住的，滑是滑不过去的。我们一定要把你们的黑店挖出来！

不要讲暴政，不要讲腐朽”，结果使得遭史的陈列不能深刻感到压迫、镇压、和封建社会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他散布这种阶级调和说，妄图人民放弃阶级斗争，为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服务。

此外，邓拓还说什么“放牧社会要给人以伟大的感觉”“封建社会要给人以伟大的感觉”，这不仅是在美化旧制度和旧剥削制度，而且是有着极其恶毒的政治企图的。他借美化旧社会，颂扬“奇子”攻击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主要为了不忘过去之时的剥削和压迫，而邓拓一伙却要我们留恋过去，这是在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叫嚣。

邓拓还极力宣扬阶级调和，否定阶级斗争。他“指示”，“唐代

的风俗，公开出来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特别是党和五亿农民的关系，煽动人民起来反党。

接着，邓拓介绍了一些什么样的春节的风俗呢？一九六二年，正是我们遇到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邓拓却大谈“吃”的风俗来。什么“许多地方的农民家庭，无论男女老幼，在春节这一天都要吃春饼”，什么“有许多地方还要吃一种‘粘糕’”，什么“特别在北方大部分地区，阴历除夕还必须做好几顿的馒头，叫做‘万年粮’”。接着，他就借题发挥，居然说黑好多吃几顿的馒头，“这样做的意思是保证年年有余粮，国家富强”，“吃”上发展，而且可以使人足食，国家富强”，这真是一派胡言。明明是“黑好多吃几顿的馒头”，这真是有“年年有余粮”的折衷，哪里扯得上“国家富强，防止灾荒”，又哪里扯得到“人足食，国家富强”上去？

为什么要把扯上这么多的事情扯到一块呢？邓拓接着就说：“现在看到，这一点（指所谓‘万年粮’）尤其重要。如果能够有类似‘万年粮’的储备，那么，无论什么时候，哪里会有什么粮食困难？”原来，这段文章的重点作在这一句话上！

接着，邓拓说：“我国人民历来都很重视粮食的储备，粮食制度成为历代政府非常重要的制度之一。在国家粮食不足的地方，民间还有一些‘义仓’等作自给和补充。为了充实粮仓，历代的统治阶级在劝农的文告中，也常常有‘耕三余一’或‘耕二余一’等语。……这种设想和用意仍有可取之处，不可一概抹杀。”好了，邓拓的面目在这里充分暴露了。原来，人民是好的，以前的政府和制度也是好的，就是现在的政府和制度不好，否则，“哪里还会有什么粮食困难？”请大家想一想，邓拓在这里不是打着我们暂时的粮食困难，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煽动人民起来反党，好让邓拓这黑帮“取而代之”吗？

由此可見，邓拓的这三篇文章，都是反党的宣言，和邓拓所以把这三篇文章藏起来，是心里有鬼的缘故。《前晚》和《北京日报》编辑组，打着批判《燕山夜话》的旗帜，帮着邓拓藏匿黑货，对这三篇文章只字不提。这两个编辑部究竟是什么样的，也就一目了然了。我们要大声疾呼：不要做黑货！我们既然敢开黑店，敢贩卖黑货，就应该敢把你们的黑货全部拿出来！藏，是藏不住的，滑是滑不过去的。我们一定要把你们的黑店挖出来！

不要讲暴政，不要讲腐朽”，结果使得遭史的陈列不能深刻感到压迫、镇压、和封建社会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他散布这种阶级调和说，妄图人民放弃阶级斗争，为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服务。

